

古典學術講要

修訂本

张文江 著



古典學術講要

修訂本

张文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学术讲要 / 张文江著. — 修订本. — 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325-8764-3

I. ①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K0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6169 号

古典学术讲要(修订本)

张文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2.5 插页 5 字数 360,000

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300

ISBN 978-7-5325-8764-3

B·1049 定价: 8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风雨如晦，
鸡鸣不已。
既见君子，
云胡不喜。

——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

目 次

《学记》讲记	1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讲记	45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无著文喜	111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兜率从悦	134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丞相张商英居士	159
马致远《套数·秋思》讲记	197
渔樵象释	215
《风姿花传》讲记	229
《西游记》讲记	295
后记	353
修订本补记	355
又记	356

《学记》讲记

一

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写了八卷,最后一卷是论教育,而且是论音乐教育,这本书没有写完。吴寿彭中译本在结尾处有注,引用英国研究者罗斯(W.D.Ross, 1877—1971)写的《亚里士多德》。罗斯说,《政治学》这本书“不但关于教育的讨论未曾完篇,亚氏理想国的其他好多事情也付之阙如。是否他的想象力有所不足,或讲稿遗失了一部分,我们现在无可考明。也许他像柏拉图一样,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”(商务印书馆,1983,434页)。我看到这个注的时候就笑了。一部著作如果成为经典,什么方面都会有人说好,连没写完也是好的。这本书没写完,有人就会说是微言大义,没写完正好。也许亚里士多德真的想象力不足,写不下去了,也许讲稿真的遗失了,作注的人就会来补台——“也许他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”。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最后结束于教育。

在中国的先秦典籍中,不但政治归结于教育,经济也归结于教育。比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这里牵涉了三件事情,首先是拥有人口,有了人口以后发展经济,有了

经济以后发展教育。又比如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爱之。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”同样也是强调教育，和亚里士多德一致。

对于社会来说，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对于个人来说，教育也是幸福的来源。前些年曾经有一个统计，说在学历层次高的人中，自我感觉幸福的人多一点。当然学历层次高，并不等同于受教育程度高，实际情况也可能相反，智慧越高越痛苦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像王国维的名句“人生过处唯存悔，知识增时只益疑”（《六月二十七日宿峡石》），学多了反而感到痛苦了，那是还没有学好。如果只是乱糟糟地读几年书，确实不行。真的把书读到心里去了，会有一种快乐，所谓“虽南面王不易也”。当然学问不能只是类似于孔乙己知道“茴”字的几种写法，而是对人生与人性有比较透彻的认识。

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息息相关，现在提倡素质教育，但应试教育还是占了很大成分。应试教育的弊病很大，却还不能完全废除。为什么如此成问题，还不能完全废除呢？我的判断是，学历成了划分阶层的基础。现代社会在无形中，是以学历为基础来划分阶层的。当然还会有上升和下降，其实永远在洗牌，但取得学历是第一步。教育是不是这个东西呢？可以说绝对不是。那为什么还不能废除呢？因为这几乎是贫困家庭翻身的唯一机会。应试教育确实有问题，但是它即使花钱也买不到分数，无论如何还有程序上的公正。然而应试教育本身是错的，如果要理解真正的教育，必须走另外的一条路。

《学记》是先秦留存下来的一篇专门讨论教育的文献，作者大概是战国末年的七十子后学。在中国古代，“学”字就是“教”字，学和教是一个字。郭店竹简《老子》中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，“教”写成上爻下子，这个字就是“学”，所以《学记》同时也是“教记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郑玄注：“《学记》者，以其记人学教之义。”学和教并言，

是教育的两方面。《学记》的内容有些有事实根据,有些也是作者的理想,像黑塞的教育小说《玻璃球游戏》中的“卡斯塔里”,要表达一个观念。有人认为它是三代圣王的教科之书,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分,可能把位置摆高了。在我看来,《学记》是一篇思想性的文献,它对历史有总结,对现实有批判,如果过于推崇它的经典性,也许反而会遮掩其内在的锋芒。

综合而言,《学记》论述的是普通教育、师范教育,偏向于有形教育,培养的是贤人(gentleman)。如果从最高标准来看还不够好,不是培养天才,是培养体制内一般人的,所谓第二楼头。第一楼头是伟大人物的教导本身,偏向于无形教育,培养的是哲人(philosopher)。在古希腊,哲人就是爱智慧的人,不同于现在从事哲学职业的人,而是柏拉图《斐德罗篇》九类人中的第一类人(248d—e),生下来就是喜欢智慧的。philosophy 有探究的意思,也就是热爱、喜欢,《论语·雍也》称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第一楼头的人可以不经过学校教育,主要通过自学而成,或者是完成学校教育以后感到不够,自己重新再学,而且是终身学习。所以第一楼头不能废除第二楼头,而第二楼头应该通向第一楼头。对于第一楼头的人来说,应该保护第二楼头,你自己有办法解脱了,第二楼头的人怎么办?在《学记》中有第二楼头和第一楼头接通的契机。

发虑宪,求善良,足以谏闻,不足以动众。

“发虑宪”,发布深谋远虑的思考,形成严肃的政令或法规。虑(慮)与宪(憲)可通,没有成文为虑,成文为宪。《尚书·兑命》:“监于先王成宪,其永无愆。”以先王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借鉴,永远没有过失。这就是法先王,继承远古以来的习俗,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。

宪与法可通,宪的解释为法,也就是“宪法”这个词(近代出于日语)的来源。《管子·立政》:“正月之朔,百吏在朝,君乃出令,布宪于国。”朔是正月初一,布宪有些接近于政府公告,把一年中准备做什么事情,以及什么事情可以做、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公布出来,是总的政令。《管子·权修》:“然后申之以宪令,劝之以庆赏,振之以刑罚。”一方面是庆赏,一方面是刑罚,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宪令。又《国语·晋语》:“赏善罚奸,国之宪法也。”宪还有效法的意思,《中庸》云:“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。”祖述也就是宪章,继承尧舜、文武传下来的文化。

为什么会想到讲《学记》呢?几年前有朋友说过一句话,给我的印象很深,他说:“当今社会有很多事情,很难判断该不该做。只有两件事情,做了大概不会错,一件是教育,一件是环保。”其实教育也可以看成人的环保,而环保必须通过人来实施,所以两者之间,应该以教育更为根本。不仅如此,教育首要的功能,正在于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。至于如何做一件事情,那还是它其次的作用。“求善良”,历来有两种解释,一种是求善良之法,一种是求善良之人。两种解释中,我稍稍偏向于第二种,因为前者是手段,后者才是目的。一个好的法有什么用?目的还是造就乃至服务于好的人。无论是法还是人,多少还有些增字解经,不及“求善良”本身,把一切都涵盖了。“足以谏闻,不足以动众。”发布严肃的政令或文件,追求善良,可以在新闻上掀起小小的波澜,但民众没有大的反应。谏可以解释为小,大家都知道了,却没有动心。

就贤体远,足以动众,未足以化民。

“就贤”是亲近贤人,比如说希耶罗亲近西蒙尼德(参见《论僭政——色诺芬〈希耶罗〉义疏》,施特劳斯、科耶夫著,何地译,华夏出版社,2006),毛泽东亲近柳亚子,当然在严格意义上,柳亚子还不是贤人。“体远”是想得

深远,注意少数民族、妇女儿童、弱势群体的利益。“足以动众,未足以化民。”老百姓会受到较大影响,但不会发生变化。

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乎?

《学记》开始的三句,是古代国民教育的总纲。“化民成俗”的俗,也是“移风易俗”的俗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古希腊的 *nomos*。“其必由学乎”,一定要走教育这条路。政治影响社会快,教育影响社会慢,但是教育更为根本,而且贯通于未来。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,一定会在教育中有反映。“发虑宪,求善良”、“就贤、体远”是政治,是上层做的事情,“化民成俗”是教育,是下层做的事情,而下层是上层的基础。君子的工作贯通上下,这个工作就是教育。

《学记》中的君子,就是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中的君子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。君子为成德之名,《白虎通·号篇》:“或称君子何?道德之称也。君之为言,群也。子者,丈夫之通称也。”《学记》孔颖达疏“君谓君于上位,子谓子爱下民”,不是君子的标准解释,但是注意上下沟通,也有一定的意义。《学记》在这里点出君子,就是它所期待的理想读者。而所谓“化民成俗”,也就是后来鲁迅所重视的改造国民性。《学记》里有许多好东西,如果有人想知道什么是好老师,什么是好学生,一定要参考一下。不是完全照着它做,而是读后受启发,你会有一个明白。

玉不琢,不成器。人不学,不知道。

玉琢是加工物质,人学是培养人才。人怎样才可以算成器呢,那就是看他是否知道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。在古代汉

语中，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和整体的关系，明白眼前事物背后的道理，“知”的是“道”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知道”的意义没有了，但是这个词还保留着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（《易·系辞上》），天天用的词中有大道理。中国古代以唐为界限，唐以前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道，宋以后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理。清末以后引进西方的思想，道也不讲理也不讲，如果允许开个玩笑，那就是“不讲道理”了。

“玉琢”的譬喻出于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贡曰：‘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’子曰：‘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’子贡曰：‘《诗》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谓与？’”子贡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，虽然是对的，还是偏向于消极。孔子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”，把消极化为积极。从一块璞玉出发，一点点加工，一点点深化，就是切磋琢磨。《荀子·大略》云：“人之于文学也，犹玉之于琢磨也。”古代的文学就是文献。文学是孔门四科的最后一科，当时读的那些古代文本就是文学，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经学，跟现在的文学概念不一样。人需要文学就像玉需要琢磨，用经典来琢磨你这个人。

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

建立国家，治理人民，首要的事情就是教育。

《兑命》曰：“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其此之谓乎？

国家的根本建立在教育上。《兑命》原文是：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”《兑命》好得不得了，这段话尤其好，它出于伪《古文尚书》。如果清代的考证成立的话，这篇《尚书》出现比《学记》晚，但是内容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以后另外讲（参见拙稿“《尚书·说命》析义”）。

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典就是主，就是常，自始至终地压着，念念不忘地想着，这就是重视教育，也就是学。如果把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和“念终始典于学”合在一起，就是学习型的国家。当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全国上下有一股朝气，大家都想把国家推向前进，好像看到了光明。胡耀邦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，书中写到，日本为了振兴国家，大力普及和推广教育，几乎每个村庄最好的建筑物，就是那里小学校的校舍（孔凡、张文译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1980，10—11页）。这就是全民对教育的重视，学校被看成国家的根本，是民族的希望所在。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《易经·序卦》在乾坤之后继以屯蒙，屯就是建国君民，蒙就是教学为先。当然这还是初步的说法，《易经》的变化太多了。

虽有嘉肴，弗食不知其旨也。虽有至道，弗学不知其善也。

必须有直接的接触，也就是感性的认识，毛泽东《实践论》称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就得变革梨子，亲口吃一吃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287页）。《大学》开篇曰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其中“在新民”一句有异文。朱熹《集注》作“在新民”，王阳明据古本作“在亲民”，到底哪一个正确，历来有争议。后来看到一个道家人物的解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他说，“在亲民”是命功，“在新民”是性功（汪东亭《体真山人真诀语录》）。“亲民”联系老百姓，是命功。“新民”教化老百姓，是性功。亲民就是新民，新民就是亲民，可以没有矛盾。

是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。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

自满是因为没有学，不知困是因为没有教。学过或教过的人，才明白自己的无知；而深切明白自己的无知，本身就是学问。自反，谓反身求诸己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则君子必自反也。”自强，谓修业不敢倦，《易·乾》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《兑命》曰“教学半”，其此之谓乎？

“教学半”，前面一个字读 xiào，后面一个字读 xué。教是一半，学也是一半，合起来是教学，也就是教育的两方面。教师一半是教，一半是学，学生一半靠别人教，一半靠自己学，这就是“教学半”。在教学中，教的主导在学，学的主导在教。好的教师永远把自己当学生，而学问有些至深之处，只有当了教师才能学会。一旦渐入佳境，发言吐句，往往惊人又惊己。教学相长，学生会了，教师也会了。

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

“家有塾”，《周礼》称二十五家为闾，住在同一个巷子中，巷首有门，门旁边就有“塾”。后来“私塾”这个词由此而来，就是每个巷子口有一所小学校。选里中年老有道德的人，在这里教孩子识些字，讲些做人的道理。“党有庠”，五百家为党，每党设置一个庠。“术有序”，“术”就是遂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，每遂设置一个序。如果勉强比拟，“家有塾”相当于现在的就近入学，“党有庠”相当于区重点，“术有序”相当于市重点，“国有学”相当于全国的最高学府。“国”是天子所在的首都或诸侯所在的都会，那里的国学，也就是当时教育阶梯的顶端。在《学记》中，四种名称相应于四级教育体制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。”把四种名称分配给了三

代。《学记》从空间讲,《孟子》从时间讲,到底怎么样不知道,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

比年入学,中年考校。

“比年入学”,比就是排着,每年都有入学的人。“中年考校”,“中”是隔开一年,到了适当年份要考试。考就是稽考,考察,考试,校就是校正,校核,校对。所谓学校,就是用学来校对你,把自然人改造成文化人。用弗洛伊德的说法,就是把压抑加给你。但人之为人,就是在压抑中获得解放。人怎么可能脱离社会呢?压抑是校得不好,如何调整压抑来获得解放,才是值得探索的途径。

一年视离经辨志。

“离经辨志”,郑玄注:“离经,断句绝也。辨志,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。”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,“离经”是把文章分开来。把句子、段落分开来,这篇文章也就懂了。“辨志”是知道这篇文章讲什么,每篇文章都有一个作者的志。还有一种解释是要看看学生的志,我觉得可以是同时的。把作者的志向看懂了,学生的志向也会逐渐熏陶引发出来。用一年、三年、五年这样的序列,就是“中年考校”,也就是隔一年进行考校。为什么说“视”呢,就是看看你到什么程度,和我们今天分数至上的考试有所不同。

三年视敬业乐群。

这是同学关系,注重团队精神。敬业是养成职业道德,乐群是学会

和别人合作。

五年视博习亲师。

这是师生关系。为什么要尊师呢？老师对学生的人格，有深远的影响。

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

“三年”差不多等于过去的初小，“五年”是高小，“七年”是中学。到了七年，初步教育完成，所以说“谓之小成”。“离经辨志”是文本教育，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。“敬业乐群”可以说是职业教育，你懂得一点知识，知道与人合作，可以踏入社会。“博习”是因为社会非常宽广，还要学其他东西，把基础拓宽一些。而学的东西多了，彼此的矛盾也会出来，老师为你辨析其中的要点，自己也从内心尊敬老师，所以说“博习亲师”。“博习”是多读多接触，“论学”是自己拿出判断，类似于现在要交毕业的论文。“论学”照应“博习”，在“博习”中形成自己的抉择。“取友”照应“亲师”，师友是同道，彼此思想有交流，你取什么友就亲什么师。对于非血缘的社会关系来说，君臣是互相压抑的，师友是互相衬托的。上一辈是师，同一辈是友，论什么学就取什么友，友是你自己的镜子。

《说苑·杂言》引孔子言：“不知其子，视其所友。不知其君，视其所使。”看和他交往的是什么人，就可以从侧面了解他。宋代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卷七，记宋太宗叫陈抟去看看当时还是皇子的真宗能否继承皇位，陈抟走到门口就回来了。问他为什么？陈说看门打杂的是宰相将军，里面的人就不用再看了。这就是“论学取友”，你有什么友，

你就是什么人。然而“论学取友”还是小成,如果思想一点点升华,同时代可以谈到深处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必然走入历史,也就是《孟子·万章下》的“尚友古人”：“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,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。”

如果从八岁开始上学,到“七年论学取友”,“谓之小成”,已经十五岁了,相当于《论语·为政》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有的研究者用另外一种算法,就是“离经辨志”读一年,“敬业乐群”读三年,“博习亲师”读五年,“论学取友”读七年,然后大学读九年,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五年(王树枏《学记笺证》卷二)。这样从五岁开始到三十而立,或是从七岁开始到三十二岁。我不太敢相信这种算法,古代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。其实这里也不用说死,开头用了一句“古之教者”,可见不一定是当时的事实,也可能包含作者的理想,更可能是事实加上理想。

九年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反,谓之大成。

“知类通达”,在某一门类中融会贯通,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。比如说王力,在古代汉语方面是专家。但他是否在其他方面也是专家呢?不见得,这是知一类通达,已经不容易了。而知万类通达,那就是古代理想中的圣人。“强立而不反”,标志世界观的形成。这可以分为两方面,好的方面是教育成功,坏的方面是被传统思想洗脑。在中国古代社会,法律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,因为读书人从小念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遇到事情自然而然不会反应到犯法的地方来。礼法礼法,礼在法前,法的份量就减轻了。《论语·尧曰》云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,孔孟的思想化入民族的 *nomos*,就是移风易俗。如果只有法,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那么细呢。“强立而不反”,强立是有独立的人格,不反就是荀子《劝学篇》所说“木直中绳,鞣以为轮,虽有槁暴不复挺者,鞣使之然

也”。面对外来的诱惑,他很少受到吸引。你把不对的东西强加于他,他不会轻易认可。这就是“谓之大成”,可以接通于大学的教育,也就是当时最高的教育。

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,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。此大学之道也。

从德智体三方面来说,“知类通达”是智育,“强立而不反”分为身和心,于身当体育,于心当德育。教育完成以后,在社会上起中坚作用,这个人就是君子,“说服”是心悦诚服,“怀”是安抚、包容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叶公问政。子曰:近者说,远者来。”又《公冶长》:“子路曰:愿闻子之志。子曰: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近悦远来是古代理想中的王道,同时也是大学之道。

《记》曰:“蛾子时术之”,其此之谓乎?

蛾子就是蚂蚁。蚂蚁一点一点地衔土,叼成了一大堆,学问也是一点一点地积累,形成独立的人格。清代王鸣盛的学术笔记《蛾术编》,书名就是用这里的典故。

大学始教,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。

进了大学,开始就是祭祀。祭祀是古老的仪式,在这里并不迷信。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可以比较现在的开学典礼。“皮弁”是一种白鹿皮制成的帽子,是当时的礼服,比较现在的校服。开学的时候为什么要穿礼服呢,因为这是庄严隆重的时刻,我是大学生了,自我期许两样了。“祭菜”是奉上祭品,礼敬这个领域中最好的、最根本的老师,比如